

麻六甲的過去與現況：以華人語言與文化為例

The Chinese Oversea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Malacca, Past and Present

陳慕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bouchintan@gmail.com

蔡惠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huibing0628@gmail.com

王桂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tigkiggs@gmail.com

本期的研究紀要介紹的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的「麻六甲的過去與現況——以華人語言與文化為例」計畫案，由賀安娟老師帶領博士生陳慕真、蔡惠名、王桂蘭到馬來西亞的研究成果。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關係密切，許多語言、文化等現象具有關連性。因此本文也將提及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補助的「東南亞華人移民文獻專業實習計畫」一案，視情況補充新加坡的語言與文化概況。

在 2012 年 8 月 29 日到 2012 年 9 月 11 日的參訪期間，我們總共參訪了四個地區，分別是：8 月 29 日到 9 月 4 日在檳城；9 月 4 日到 9 月 8 日位於吉隆坡及雪蘭莪；9 月 8 日到 9 月 11 日則在麻六甲。本計畫案的主題包含了土生華人、閩南語拼音化的起源、東南亞的閩南語地圖以及荷蘭在馬來西亞所遺留的文化資產四類，以下分述說明：

一、土生華人

移民，是人類發展的歷程上不可避免的文化行為。造成一個地方人口流動的因素有很多，包含經濟、土地、政策、旅行等等，都是可能致使人口移動的變項。在西元 1405

年 7 月 11 日，時值中國明朝永樂 3 年，明成祖派遣太監鄭和下西洋，宣揚明朝的國威並促進海外貿易。直到 1433 年（中國明朝宣德 8 年），鄭和一共下西洋七次，期間到過的地方包含暹羅、麻六甲、爪哇等地。此外，中國明朝皇帝曾將漢麗寶公主賜婚給當時的麻六甲蘇丹，以建立兩國的友好關係，漢麗寶公主帶了大批隨從，其中包括了 500 名婢女來到麻六甲。而這些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部分水手及漢麗寶公主的婢女，也自然的留在當地，並和當地人民通婚。在這個歷史的脈絡下，華人和當地馬來人通婚後所生下的後代，男生就稱為峇峇（Baba），未婚女生就稱為娘惹（Nyonya），而這樣的土生華人（Peranakan），便是位處文化交界處的麻六甲文化遺產之一。

土生華人分布的區域相當廣，跨越兩個國家，分別是馬來西亞的檳城（Penang）與麻六甲（Malacca），還有新加坡（Singapore）。這是主要的聚集地，但有許多土生華人的後代由於接受西式教育，英文程度非常好，也有移居國外做生意與定居的，鮮少回到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在檳城、麻六甲、新加坡這兩國三地皆有土生華人博物館。只是規模的大小與展示物品有差異，但基本上都是以呈現土生華人的住宅與生活情況、用品等為主題。若是要對土生華人的文化與歷史有全盤的掌握，最好是能夠參觀檳城、麻六甲、新加坡這三個博物館，而我們也如此依序跨國參觀了這三家博物館。但由於麻六甲的土生華人博物館不能拍照，因此以下的照片多是來自於檳城與新加坡的土生華人博物館，與筆者日常所拍攝的土生華人文化相關照片。以下不依序介紹各個館，而是依主題需求放入於該館拍攝的照片。分作食、衣、住、行、育、樂與宗教信仰，共七類。

（一） 食

土生華人是華人與馬來人兩個族群的結合，飲食上的表現自然更豐富多元，娘惹菜更是風味獨特。除了保留華人的料理方式外，在食材與調味料上加入馬來風味，如大量使用椰漿入菜，與各式各樣如蔥、薑、蒜、辣椒、薑黃、黑胡椒等辛香料。風味既有別於傳統的華人與馬來人料理，但卻又融合兩族群的精隨，形成別具風格的「娘惹菜」。

糕點，是祭祖與重要節日時的要角之一。運用當地的植物為糕點增加色彩，卻又不傷身體，因為這是使用天然的植物「斑藍葉」染色，有時也搭配甜甜的椰漿，增加糕點的層次感。糕點本身多數是用糯米製成，有甜亦有鹹，隨個人喜好製作。「娘惹糕點」幾乎是每位娘惹必備的手藝之一，如此才能受到婆婆的喜愛，並在重要節日用以拜神祭祖。娘惹文化重在精緻，不僅是食物可口，連盛菜用的碗杓與杯盤都很繽紛，色彩協調而不突兀，也呈現出早期土生華人富裕的生活。

（二） 衣

娘惹的服裝很漂亮，很輕很薄卻又不失端莊，能將女性的體態展露無遺，別有一番雅緻。「針黹」也是娘惹們從小就要學習的女紅，越是大家閨秀則其女紅也越被嚴格要求。這不僅僅是展現在縫紉衣服上，包含腳上穿的「繡珠鞋」也是。鞋子前端是娘惹們精心的作品，早期基本上是不會有相同的款式，因為娘惹們的生活富裕，不需要將繡好的串珠鞋出售，因此不會有款式相同量產的必要。每一雙鞋都是獨一無二的。

若是參加重要的節慶或是場面，娘惹們也有長袖莊嚴的外衣，顯得端莊而貴氣。頭上頂戴貴重類似帽子的配件，項鍊、耳環、手鐲、戒指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從博物館所展示的老照片，便可窺知當時峇峇、娘惹的生活並不匱乏。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店舖會賣娘惹們穿的 **Kebaya** 跟 **Batik**。但是會這麼穿的人已經不多了，只剩在娘惹相關產業中的服務人員會這麼穿，如博物館與賣娘惹菜的服務人員。

（三） 住

土生華人的住宅非常高雅別緻，檳城僑生博物館（**Pinang Peranakan Mansion**）的主建築，便是 19 世紀末（1894 年）的大宅——海記棧，曾經是當地叱吒風雲的甲必丹鄭景貴的住宅與店鋪。大門外放置「字姓燈」，燈籠上除了有該戶人家的字姓外，還繪製有許多好兆頭意涵的圖畫，通常都是成對放置。大廳的門扇，使用木雕，雕畫意象也是取材高雅的松、竹、梅與鶴、鹿、龜等長壽的象徵。建築物本身的風格是中西合併，既有傳統的中式木雕屏風，也有英式地磚與蘇格蘭鑄鐵工藝，處處可見當時東西方文化交織的特色。

（四） 行

當時的交通工具仍是以人力車、三輪車為主。擁有西式汽車的人家並不多，也要有一定的財力才会有汽車。博物館中有一張老照片是：峇峇、娘惹仍是穿著傳統服飾，但卻已經坐在新式汽車上，並拍照。這對一般人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奢侈品。

（五） 育

教育，是培養下一代重要的環節。「慎之家塾」既像祠堂卻又像學堂，富麗堂皇。博物館內〈退色的甲必丹〉一文指出：

檳城鬧市中心的義興街，有座中國傳統式的古老建築物。額題曰：慎之家塾。這座建築物的外型，十足像舊式的祠堂或會館，富麗堂皇、氣派非凡。據悉，該段地皮原為義興所擁有，一八六二年的業主是洪順義，再而是李遇賢（一八六七年檳城大暴動，當時“義興堂”之先生）。幾經轉手，迨一八九三年為海山首領鄭景貴所有。由于義興總部曾經在這條街設立，因而稱義興街。顧名思義，這“慎之家塾”應是鄭景貴的家庭“私塾”，即所謂家庭式私辦學校。它的前身原本是五福書院的堂址，一八九零年後鄭氏將之改建為“慎之家塾”。

教育方式不僅僅注重漢式教育，更著重英式教育。因此有許多峇峇英文能力都很好，也就成為中國人、馬來人與外國殖民者（如英國）溝通的重要橋樑。峇峇們既懂華文、漢文又通曉英文，不論是經商或是從政，都是備受倚重的人物。從「華洋領袖」、「英夏同欽」等匾額可知其重要性。

（六） 樂

娘惹們除了廚藝與女紅外，偶爾也會有消遣的娛樂活動，如「tsia₃₃-ki⁵⁵」¹，類似台灣的四色牌。但是遊戲規則不大相同。這樣的遊戲不是一般人會玩的，而是有點財富與身份的娘惹們平時的娛樂，峇峇們一般不玩「tsia₃₃-ki⁵⁵」。年輕的娘惹有時也得學，這樣出嫁後才能和婆婆、大姑、小姑或其他親戚一起玩。

（七） 宗教

峇峇的宗教是複雜多元的，有維持傳統的祠堂拜拜，也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在下圖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Peranakan Museum）內的展示中，出現「繪有聖經圖的神壇桌」。在既有的神壇桌上，原本放置「佛、道教」神像圖畫的圖改為聖經圖，上面有聖父、聖母與聖子的圖像。可看出兩種宗教正在混合中。而在一樓的展示廳玻璃櫃內，展有「峇峇聖經」，由此可知，信奉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土生華人已經有一定的數量。而現在在新加坡的幾間教堂內，仍有使用「峇峇聖經」、用 Baba-Malay 做禮拜的土生華人，只是人數不若以往多。

¹ 本文使用國際音標（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 IPA）標音。



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Peranakan Museum)展示「繪有聖經圖的神壇桌」



上圖為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展示的「峇峇聖經」(Baba Bible)。下圖是學生們在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外的合照

土生華人(Peranakan)既是兩個民族的混血後代，其語言和文化上也勢必會產生混合。不論是飲食、衣著、語言等方面，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色彩。就語言方面來看，發展出由福建話和馬來話融合成的 Baba Malay，語言特色是 Baba Malay 的詞彙保留多數的福建話，但語法方面則是以馬來話為主。年長一輩的土生華人都還能夠流利的使用 Baba Malay，但是年輕一代的土生華人則不然，Baba Malay 正快速的流失中，再過十幾年頭，或許就只能在文獻的記載上找尋相關資料。飲食和衣著，也是土生華人重要的標誌，呈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豐富性。由此可見得麻六甲一地，不論是就語言或民俗文化的特殊性等角度來看，都是研究海外華人移民的瑰寶。

二、閩南語拼音化文獻

本計畫研究目的之一為前往麻六甲，亦即閩南語拼音化的起源地，蒐集白話字（教會羅馬字）文獻，了解包含宗教性文書、文學作品等史料的情形。為了展開更全面的了解，我們在麻六甲之前，也特別前往聚居較多華人的檳城（Penang）進行調查。由於閩南語拼音的白話字文獻通常保留在教會，以及教會所發行的宗教性文書內，因此，無論在檳城或麻六甲，當地的教會是我們必到訪之處，尤其是標榜使用「福建話」或稱「廈語」崇拜的教會，更是我們調查的重點。以下分別就檳城與麻六甲的調查情形說明之：

（一）檳城

位於「Khaw Sim Bee Road」（許心美路）的「Penang Christian Centre Hokkien Zone」（檳城基督徒中心福建堂）創建於1987年，屬於神召會系統，至今仍使用福建話進行主日崇拜。每週日約有一百多人聚會，全程使用福建話進行，播放的《聖詩》power point 是使用福建話羅馬拼音、漢字對照的方式呈現，但並未留下福建話羅馬拼音的《聖經》。

我們特別訪問了教會資深的會友林明發、林主保父子，兩位表示教會早期是用福建話崇拜，後來因應年輕人多數講華語、英語的需求，才增設華語和英語禮拜。教會內的信徒多是閱讀英文版或華文版的《聖經》，再用福建話翻譯為口語；因此，並未使用福建話的《聖經》。此外，由於馬來西亞人並未正式學過羅馬拼音，教會內部在編輯福建話的《聖詩》時，是將各國的詩歌（來自歐美、台灣或馬來西亞本地的創作）依照個人的習慣，翻譯成羅馬拼音的福建話，因此，在福建話的拼音系統上也並未標準化。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檳城的教會內部並未保存大量的福建話羅馬字文獻，但舉凡街道路名、店家招牌、小吃攤，甚至馬來西亞的國民身分證上，都處處留下了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等語言的痕跡。接受我們訪問的林主保先生出示了他的身分證，上面的英文名寫著：「LIM CHU POH」，正是「林主保」的福建話發音。馬來西亞的華人在孩子出生時，習慣以自己族群的語言發音為孩子取英文名，早期父母若不識字，則由報戶口的人依照經驗幫忙拼音，因此雖然拼音系統並未統一，但華人的英文名也因此保留著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的語音。這也可以說是福建話的羅馬字保留在常民生活的最好證明。

早期從中國移民至馬來西亞的華人除了有福建人之外，也有潮州人、海南人以及客家人。在了解檳城教會使用福建話的情況後，我們對於其他族群在教會內的語言使用情

形也感到好奇，因此特別前往檳城西南方的 **Balik Pulau**（浮羅山背）——一處聚居許多客家人的村落進行田野調查。

浮羅山背有一間 150 年悠久歷史的天主堂（**Church of The Holy Name of Jesus**），其信徒 90% 為客家人，目前駐堂神父為鄧英偉神父。神父知道我們想了解客家話在教會的使用情形以及相關文獻後，熱心的為我們介紹林漢榮先生（1928 年生，85 歲）、陳秀發先生（1938 年生，75 歲），兩位老先生家族世居浮羅山背，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表示在 1955 年之前，天主堂都是使用客家話來誦讀《玫瑰經》、《天主經》，並使用客家話來講道，做彌撒時則使用拉丁語。但 1957 年開始，教育局規定不准講「方言」，客家話遭到禁止，因此客家話的使用日趨減少。在羅馬字的文獻方面，陳秀發先生表示，小時候他曾看過羅馬字的經文，他母親以前就是閱讀客語羅馬字的經文，但現在已經沒有看到羅馬字的文獻了。

客家話的羅馬字文獻並未留下，令我們感到些許失望。目前，天主堂的聖經文書多使用漢字文言文呈現，但客家話依然保留在天主堂的聚會內，並在特定的儀式當中使用。訪問的尾聲，兩位老先生親自用客家話朗讀了《玫瑰經》，並熱心的影印相關資料給我們，讓我們留下了溫暖的訪問記憶。



林漢榮先生以客家話吟誦《玫瑰經》



浮羅山背天主堂典藏的文獻

（二） 麻六甲

麻六甲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塑其多重的殖民色彩，其為 19 世紀初期英國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前哨站，也是閩南語拼音化的發源地。抵達麻六甲後，我們首先前往由荷蘭人建於 1753 年的紅色教堂——**Christ Church Melaka**，拜會牧師和會友後，得知在麻六甲仍使用福建話做禮拜的教會主要有衛理公會和長老教會兩大體系，我們因此再前往衛理公會

和長老教會探詢白話字的歷史足跡。

展開教會的田調之旅之前，我們特別前往 19 世紀英國倫敦宣道會派駐麻六甲的傳教士威廉·米璘牧師（Rev. William Milne）夫人（Rachel）的墓地，以及米璘牧師所創辦麻六甲最早的學校——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位於雞場街的舊址，追思早期宣教士創建學校、創辦第一份華文報紙的先行腳跡。

接著我們徒步尋找衛理公會和長老教會，麻六甲基督教衛理公會（Chinese Methodist Church）位於培風中學旁，雖然抵達教會時，其閩南語主日崇拜已結束，但透過教會熱心的會友的指示，我們繼續徒步前往長老教會。歷經長途跋涉，行走路線早已遠遠超過麻六甲地圖的範圍後，我們終於抵達位於工業區旁的基督教麻六甲長老會（Jereja Presbyterian Melaka）。在楊偉廉傳道的協助下，我們不但參觀了教會的圖書室，看到豐富的教會歷史、華人文獻等館藏，楊傳道還介紹邱德山長老讓我們認識，並讓我們找到了早期的《閩南基督教聖詩》；此本聖詩於 1964 年出版，以漢字呈現，福建話發音，出版地為香港九龍。這是我們在馬來西亞所看見的第一本閩南語聖詩，心情格外興奮。

經由與邱德山長老的談話，我們得知在麻六甲南邊的「麻坡」「三一活水堂」是歷史相當悠久並使用福建話的教會，且極有可能保留早期羅馬拼音的文獻，但因為這次計畫時間的關係，我們無法前往麻坡進行深入的調查，期待以後有機會能前往麻坡。熱心的邱長老也透過麻坡的友人提供給我們幾本文獻，其中《閩南聖詩（線譜）》是 1955 年 12 月，由新加坡直落亞逸教會所發行，此本聖詩為漢字（福建話發音）、英文對照，為我們所見東南亞在地發行的閩南語聖詩，顯見福建話在地化的痕跡。



埋首於教會史料中的學生



麻六甲長老教會的豐富藏書
令我們流連忘返

19 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意圖進入中國傳揚基督教福音，先從南洋的麻六甲開始建立福音的據點。南洋華人多來自中國福建，因傳教所需，傳教士建立了閩南語拼音化的文字系統，此文字系統隨著傳教路線輾轉來到中國廈門，並於 19 世紀中期來到台灣，開啓了台灣白話字的傳統。從教會語言學（Missionary Linguistics）的視角探究，白話字的傳播是從東南亞而至台灣。然而，隨著東南亞各國華人的歷史發展、政治情勢、族群結構、宗教信仰的不同，福建話或客家話的拼音化文書隨著語言使用的遞減而趨於式微，其羅馬拼音的相關文獻反而多從台灣或香港進口，台灣成為白話字輸出的中心、東南亞福建話文字化的標竿。此計畫的成果使我們觀察到，發展台灣本土語言文字化將成為台灣的特色和優勢之一。

三、東南亞的閩南語地圖

（一） 檳城福建話拼音化的呈現

「拼音化」得以呈現出民族的特色，也是本次計畫著重的目標之一，以下列舉四張檳城街上的拼音化招牌作說明。由於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的國家，每一個招牌的讀者並非只有該族群的人。因此在招牌上，規定除了漢字外，必須再加上該語言的讀音，讓其他族群的人也可以了解。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論是閩南人、客家人、廣東人等其他不同族群語言的讀音，都被保留了下來。當地的招牌也成為族群的標記，我們得以借由這些拼音化所記錄下來的音，辨別不同的族群。

在檳城招牌裡，「王成記」唸 ɔŋ-siŋ-ki^2 ，是福建話的讀音；「雲吞麵」唸 $\text{uan-t}^h\text{an-mi}$ ，是廣東話讀音；「炎發茶室」唸 iam-huat café 及「牛肉粿條」唸 beef kue-tiau ，則是福建話和英語的混合。

「招牌」，不論是飲食招牌或是商店招牌，都是貼近人們生活的文化展示。藉由了解招牌上所記錄的拼音，也更讓我們了解在此地中的族群融合程度與分佈情況。

（二） 麻六甲福建話拼音化的呈現

在上列介紹的是在檳城不同族群所使用拼音化的招牌，因此呈現出閩南人、客家人、廣東人等不同族群的特色。麻六甲與檳城有相同的情況，再加上麻六甲自古就是商

² 本文使用國際音標（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 IPA）標音。由於此段只是要將招牌上的字母標記為 IPA，故僅標註聲母、韻母而不標註聲調。

業城市，因此在招牌上更是呈現出混合多族群語言的使用現象。下列四張圖示有以閩南語拼音化的咖啡店（SIN SING COFFEE）、廣東話拼音化的茶室（CHOP CHUNG WAH）、客家話拼音化的當舖（FOH CHEONG PAWNSHOP）及閩南語拼音化的玻璃鏡莊（CHUAN HUAT FRAME MAKER）。可以說明的是，「拼音化」是如此融合在人們的生活中，一點也不突兀。

不過近年來，因為華語的盛行，一些商家也開始採用漢語拼音的方式來標示自己的招牌。雖然馬來西亞政府並沒有規定一定要用何種方式來呈現招牌，但使用華語的新改變目前正在蔓延中，或許再過一段時間各族群的拼音化招牌會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漢語拼音招牌。



麻六甲街上咖啡店使用招牌



麻六甲街上茶室使用招牌



麻六甲街上當舖使用招牌



麻六甲街上玻璃鏡莊使用招牌

四、荷蘭在馬來西亞遺留的文化資產

馬來西亞曾經被葡萄牙、荷蘭、英國先後殖民，各自在不同階段、不同地方留下了痕跡。本次計畫案雖然是以荷蘭時期為主要研究重點，但亦不能忽略其他列強殖民所遺留下的痕跡。本次計畫案參訪了檳城、雪蘭莪、吉隆坡及麻六甲四個馬來西亞主要城市，於下列分述說明：

（一）檳城

檳城在 18 世紀末成為英國殖民地，也成為馬來西亞最具有英國色彩的城市。特別的是在 Fort Cornwallis（康華麗堡）砲台裡卻有著荷蘭製的槍砲！這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因此前去參訪。在砲台園裡，一支明顯巨大的槍砲面向著外海，特殊的是在槍砲上刻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記「VOC」。

原來是因為當初荷蘭及英國在雪蘭莪爭取殖民地時，發生戰爭，最後荷蘭贏得了這次的勝利，取得與雪蘭莪的貿易關係，英國則因為戰敗而必須離開雪蘭莪，被迫北上開發新的殖民地而找尋到了檳城。但英國在離開雪蘭莪的同時卻心有不甘，因此將荷蘭製的大砲偷偷運走，最後放置在檳城的砲台莊園裡。在這莊園裡，擁有許多大小不一的槍砲，其他槍砲皆為英國皇家製作，僅有一支荷蘭製「VOC」記號的槍砲，但卻是最大支也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形成了這莊園裡特殊的景象。

在參訪結束前，我們在首位登陸檳城的英國人萊特銅像前合影。他不但開啓了英國之後的「海峽殖民地」的其中一地，也將檳城建設為現代化的城市，成為馬來西亞首都之外的第二大城市。



賀安娟老師解說這支槍砲為
荷蘭製作卻放置在英國殖民
屬地——檳城之因



全體與開闢檳城的首位英國人萊特銅像合影

（二） 雪蘭莪

在參訪檳城之後，認為循著這支荷蘭製作的槍砲，或許可以找到更多荷蘭人在馬來西亞的活動情形。因此，我們決定前往雪蘭莪博物館一趟。

從檳城來到吉隆坡後，再從吉隆坡搭乘 2 小時的巴士才來到了雪蘭莪，再搭乘計程車前往可以說明這一切緣由的 Muzium Sejarah Daerah Kuala Selangor。來到這間博物館前，一樣的是她面對著麻六甲海峽，一樣擁有許多槍砲，從這些可以知道的是，這裡曾經亦是重要的佔領地之一。

進入博物館後，看到了檳城砲台裡那支槍砲的歷史，也因為這支槍砲讓荷蘭、英國爭取與雪蘭莪的貿易關係更增添了故事性。

參訪博物館之外，還有個意外的驚喜。因為博物館位在山坡上，因此當地的猴群是「猴滿為患」，甚至成為了當地觀光的特色。這裡的猴子很溫馴，不會攻擊人類，也不害怕人們靠近他們，也因為有這樣的特殊環境，就有許多小販會販售一些可以與猴子玩樂的食物給觀光客，而我們也就參與其中。這亦是我們第一次與猴子有如此近的親密接觸。

在離開博物館之後，我們也去找尋了一些可能已經不復見的古蹟。在博物館裡提到了荷蘭在殖民麻六甲時期，來到雪蘭莪希望可以從中得到利益，而雪蘭莪當時的蘇丹也

答應與荷蘭合作貿易關係，因此當時荷蘭在此也建立了一些城牆以及相關建設。可惜的是，經過了幾百年後，這些遺跡並沒有被完善的保留，甚至連原本所建的城牆當地人也不清楚在何處。我們僅能從博物館裡所能找尋到的蛛絲馬跡，找尋著可能是荷蘭時期所遺留下的廢棄大石頭，也結束了雪蘭莪的探訪之旅。

（三） 吉隆坡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國家博物館亦是必要參訪的主要對象。在博物館內，非常清楚的介紹了馬來西亞的歷史，當然這也包含了外國殖民列強在馬來西亞的殖民歷史。

博物館裡的二樓分為二大區塊，第一大區塊展示的是各國列強先後殖民的順序，並以謹慎、客觀的說法清楚的述說這過往的歷史。第二大區塊則是馬來西亞如何獨立建國以及建國後所作的相關法案，亦是極為豐富的展覽。

其中最令我們感到特別並且驚訝的是，在博物館裡展示了一張全球各大學教授馬來語的世界分布圖。反觀台灣，這如果可以運用在台灣本土的相關語言上，亦是一張極為重要的地圖呢！

（四） 麻六甲

麻六甲是本計畫案最主要的核心研究地，從檳城、雪蘭莪、吉隆坡一路南下，來到了荷蘭殖民重鎮——麻六甲。麻六甲因為緊鄰麻六甲海峽，是關係著航運的重要據點，因此自古以來就是兵家爭奪之地，葡萄牙、英國各自殖民了超過百年以上，但以荷蘭殖民 160 年是最為長久的並且影響最為深遠。以下分為兩點說明：

1. Christ Church Melaka

麻六甲最為著名的建築物莫過於紅屋 Christ Church Melaka，是荷蘭殖民時期所建立的教堂，前面的噴水池及鐘樓都是陸續才又建立起來成為現今的景象。這棟紅屋至今在每個禮拜日都仍有作禮拜，使用語言有英文及華語。

紅屋內部亦是一般教堂的建築形式，但特別的是在牆上都掛滿著對教會或是對麻六甲有貢獻者的紀念碑文。其中 19 世紀英國倫敦宣道會派駐麻六甲的傳教士威廉·米璘牧師（Rev. William Milne）因為創辦了英華書院並且創辦了第一份華文報紙，貢獻極大。因此教堂內亦陳列了紀念米璘牧師的碑文。

可惜的是，當初米璘牧師夫妻一起前來麻六甲，其夫人 Rachel 因為水土不服，年僅 30 幾歲就過世了，因此米璘牧師將其妻子埋葬在教堂附近的荷蘭墓（The Dutch Graveyard）裡。荷蘭墓亦是當初荷蘭殖民時期所建立的墓園，其主要就是擺放荷蘭籍的將官、眷屬等相關人士，但後為英國殖民者所繼用，因此在墓園中所埋放的年代隨著荷蘭、英國其殖民時間而有所不同。米璘牧師在其夫人過世的三年後，他仍悲痛不已也跟著過世了，但目前無人可以確定米璘牧師究竟長眠於何處。

2. Malacca Hill & St. Pall Church

一樣在麻六甲世界遺產保護區的範圍內，有著 Malacca Hill，在這山坡上有著 S. Peter Church，在進入這個山坡之前會先看到山下的一棟城門，是荷蘭殖民時期所建立的，其城門上的雕刻中，士兵手中所拿的盾牌上刻有 VOC 的記號，亦是個極具麻六甲意象的代表城門。

再往山上走則見到了歷經風霜的 St. Pall Church，這個山坡放眼望去可以清楚瞭望麻六甲海峽。這個教堂目前擺放著許多被搶救出來的殖民者墓碑，多數為荷蘭時期所留下的。從墓碑的華麗、材質、大小皆可以看出其主人所代表的雄厚實力。其中較為特別的是，這間教堂中擺放了一個鐵籠，是當初聖芳濟傳教士（St. Francis Xavier）過世時暫時所停放之處，等季風來臨時才將他運回他的祖國埋放。

在這眾多墓碑裡，最令人感到興奮的竟是提到了台灣古早的名「Tayoan」！原來是因為在這同一時期台灣亦受到荷蘭的殖民統治，有一位在台灣出生的女孩跟隨著父親來到麻六甲，後來在麻六甲過世。在墓碑上都會清楚簡要的說明該名主人的生平，也就因為如此，台灣「Tayoan」的名稱遺留在麻六甲的一角裡。

從檳城一路往南到了麻六甲，看到了荷蘭時期所留下來的相關文獻、建築物、槍砲、遺址等等，像是跟隨著幾百年前荷蘭殖民者的腳步，用另外一種角度看著馬來西亞。這些殖民者後來陸續的離開麻六甲，但麻六甲迄今仍是世界上最為主要的港口之一，她的風華魅力仍然持續的綻放中。